

「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 × ×

人類生存的深沈悲哀，自茹毛飲血的洪荒時代，即微微顯露於人與獸爭，人與「自然」爭的奮鬥中。雷電交擊，森林起火了；風雨交加，河流泛濫了；大地從睡夢中醒了，洞穴塌了；那最深摯、有力而沈靜的呼喚，誰能充耳不聞呢？誰又能星月逆遁呢？於是從最溫馨的誕生又投入最冷漠的最終懷抱去了。無語問蒼天，白雲依舊悠悠，朝著大地微笑—卻似有情還無情。有情也罷，無情也罷，終古沈寂的自然之母，從不偏袒，但為何有人仍愴然淚下呢？

史坦貝克此部著作中，以約塞夫和幾個兄弟在西部開闢農場，在略有成就時，早年如車輪的週期般，迅速、準確地重新降臨時，兄弟們在大地的懷抱中，揮淚無奈地離去或守著（約塞夫）的故事。

那棵在約塞夫接到父親死訊時而立於其旁的橡樹是約塞夫與大地的第一個信使；其妻伊利沙白是另一個。最富有象徵意義的是隘道與松林中環形草地中央，宛如祭壇的巨石。

「這地方將是一個夢境，消失於一個枯燥早晨的夢。」此地無邊的綠蔭空曠，好似意象著古代宗教的晦昧與契望。這是主要的場面與爾·萊帝的初次介紹。全篇在一種沈鬱深刻、遲緩而穩重的敘述下，一幕又一幕的展開。

對於自然某些什物的崇敬、信仰本不足為奇，一如一神教之信仰那位唯一的創世主。倒是對大樹、巨石的敬仰，可視可聞，風拂梢而

過，枝幹微微顫動，就好像它在對於你的祈禱回應，成了通往大自然最奧妙的深淵的一個信息、通道。

「約塞夫舉起敬意的手，他溫和的說：『爸我高興你來了。爸，直到目前，爲了你，我不知道曾經受了



多少寂寞。』這樹微微搖動。……他站起來走到樹邊吻了吻樹邊。」於是父親的堅毅、純樸都注入了這棵古樹，蒼老起皺的大樹幹就像父親仍然硬挺的腰肢。新年聚會中，將錫罐裝滿酒後，對大樹—父親敬

了一杯，倒在樹幹上；將射殺的鷹，倒掛在樹幹上；小牛作完記號後，割下些小片，釘在樹上；依利沙白初次到農場時，抱著她坐在枝極分叉的地方；及其結晶出世以後，又欲將初生幼兒獻給父親一大樹；「我只是做了我所要做的事情，除了使我愉快外，我不知道爲了什麼。與後來以豬祭落日的老人有異曲同工之妙。」約塞夫緊張地坐在條凳上，看著這祭典。「這個人發現什麼？」他想：「從他的經驗中他領悟這件事而使他愉快。」他望著老人愉快的眼睛，在這死亡的片刻，他變得正直、莊嚴光輝。……「我曾設想了些理由，但那些都不是真正的。我對自己說：『太陽就是生命。我用生命來換取生命，我給太陽的沒落做個象徵—當我說這理由時，我知道那不是真的。』」「這些話只是一件赤裸裸的東西的外衣，而這東西穿上外衣後是奇形怪狀的。」…「我做這事是因為這事使我快樂，我做這事因為我喜歡去做。」…「如果不完成這事，你會感到不安；你會感到那是件未完成的事。」…「我做這事是爲了我自己；我不能說這事於太陽無補，但確是對我有益。在這片刻，我就是太陽。你知道嗎？我，通過野獸的生命，就成爲太陽。我在死亡中焚燒。」在很真純、原始的感受下，從大樹的象徵到落日的祭典有數種意義：

一「大樹」已從象徵的意義進入活生生的現實意義。

二落日的祭典中，似乎有尋求與沈深的生命力相濡相沫的傾向，太陽沒入海邊代表著生命力的傾頹，於是以野獸的獻祭，賦予相同死亡的意義。

「對於生命完整的需求，死亡代表一種完成，就如同祭典的進行與結束，必須徹底地、不間斷地成就它。」

松林間環形地與中央的巨石是一個懸宕的地方，伊利沙白死於這個如祭壇的巨石上，懷孕時她曾來過一次，被那魔魔似的力量嚇住了；約塞夫首次到此時，「那就是解除痛苦、悲傷、失望和恐懼的地方。」他想：「但是我現在不如此需要，我沒有這類需要解除的困擾。然而，我定要回憶這地方。假如有災難要避免，那就是可去的地方。」早年來了，約塞夫終於在巨石中小溪流的涓滴近竭，而割腕自殺躺於巨石中央，暴風雨的雨滴擊著他那已與大地合一的身子，從大地來的終將歸於大地，奉獻似的祭典，大地這次選擇了曾經受其溫馨聞其氣息的約塞夫，猶如落日選擇了野豬；騰折的生靈，苦苦待著雨水，卻需以滴出的血解了大地之渴後，方得大地垂泣以報！人們汲取著大地的乳房，維持生長，數千年來的人類都以此繁延種族；大地震怒，未必代表其生氣；大地嚎啕，未必意味其哀傷；但，大地乾涸，是否暗示著要祭禮？面對著包圍著自身的無形碩大的力量，人類是無權抱怨的。明知在打一場無法獲勝的戰爭，人類還是袒胸裸臂嘔心泣血的奮鬥著，一代復一代，永不歇息，我願為大地的祭品而不為文明的犧牲。

河口隘道又是一種富思索意義的場面。「這是聖潔與真實間的一個空間，不被直覺困擾和波動的一種真實。這兒是一個界限。昨天我們結婚了而沒有婚禮。這才是我們的婚禮——經過隘道——像精與卵經過

通道變成孕育的一元。這是一個不困擾的真實象徵。」……「真正的真理含有一切痛苦。一個人站在山頂上伸出他的手臂，是象徵的象徵，他同樣是一切痛苦的總和。」這就是蛻變，從一個在街角等爸爸的小



女孩而成一個婦人，站在這邊是一個我，到另外一邊又是另一個新我。「做個孩子是痛苦的，有這麼多嶄新的面孔須要諸記哪。」這不是新鮮嗎？只可惜為了生存就須適應，從古至今，那個不為了自己的一

點理想而不弄得創痕累累？為了掙扎出生活的隘道，難得有幾個聽到河中孤獨巨石的怒鳴，而感到這石頭在空曠中的孤寂寒冷？至於成為中流砥柱，桀傲不屈的孤石，簡直是妄想了。

「即使是真正的快樂與痛苦那種真實感我也不需要。所有的東西對我都是一樣，都是我的一部份。」大地是中性的，不喜不悲，不憂不懼，不哭不笑，這到底是偉大的包容性，抑是冷漠的旁觀者？大地啊大地，有時我真愛你愛得想鑽進你去，有時卻叫我嗜著命運的苦果！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不通人性的男人，或是有太通人性反而不以為真。也許在地上常有一種神性的人活著。約塞夫其人非從片斷可以認識，他有山的寧靜，閃電般的明快，猛烈、任性的情緒，只是遠非理念所能推知。他的形影大到觸及山頂，他的力量有如不可抗拒的暴風。」……「我告訴你這個人不是人，要不然就是個全能的人。他有常人所有的抗拒力和捉摸不定的思想，同樣地，他有快樂和痛苦，互相抵觸而融為一體。他這些都是整體的，一個容納每個人片斷靈魂的倉庫；尤其，他是大地靈魂的象徵。但終究為大地的祭品。」

許久，已於那深深的大地氣息隔絕了，生命中的脈動也跳得不甚活潑，奄奄一息地汲取大地的垃圾，假若人應佇立於山巔、河畔、海濱、山谷、草原，那麼讓我做大地的第一個承受者、第一個獻祭者，從我們手中流出的天地鍾秀之氣，再給予那些從我們身上剝取的人們吧！

